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敘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泫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街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爲可略

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卽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廢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雜體之飢馘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矣常之傳家學故其源深貫羣書故其論辨稟秀質故其辭華旣常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

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嘆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大夫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敘

今春予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止我先
人之弊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曾次不掛
一絲而多生習氣尙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
泥蟲魚之註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
諳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
語披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
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
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
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

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
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
也余也非唯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
方著

韻語陽秋卷第一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壅目無膜爾鼻無壅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

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
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
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
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又曷嘗以難
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
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
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忧心劇目雕
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

自超詣翠駁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
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
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
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
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
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
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
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

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招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初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

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霑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鳴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閒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江閣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潘匙
兼煖腹誰欲致杯饗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
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
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
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
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
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舍不盡之意於
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

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鄴州云秋雨生
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
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
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舍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
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
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駕部云何時鷁舟上遠
見爐峰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
王尉云度鳥不曾下新文誼寄評晝寢詩云及爾寂

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於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部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銜博於易語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

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苦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彼人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急則失之俗如江西詩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粗粲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

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
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遇石城
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
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穉榻迎何客月在
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
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
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岳柏麝畱香松江詩云晚
色千帆落林深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
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閒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

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渡對越王臺者
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
溟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
自讀書始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迕
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
水不生烟荒岡筠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
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
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

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
磷溪大行橫偃春百里芳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
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評其詩
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觀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
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螯蟻竟日嚼
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
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

之者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隱名同逃
已暮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
寒汀有白蘋送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
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
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暮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
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
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
漸見射占星非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

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谷
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吟
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
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
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擲以質其
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萃詩卷則云
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鷲成羣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
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且言詩

卷則云汲月欲到深磨鑑欲盡塵讀張令詩卷則云
讀之不敢倦十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卷則云既竟
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
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
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踊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
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
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
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

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
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
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
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
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
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
也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簷
溜爲天紳所謂簷溜擲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

倅穎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
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而興益
遠九天宮殿開閭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
杜子美剛之爲五言句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
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
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
然十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

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
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時異物皆復本原山谷
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開
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
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
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
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
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鼾睡詩一篇以爲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
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眾罪鐵佛聞皺眉石人戰
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冤乎歐永
叔有謝人送桃簟詩因及喜睡其曰少壯喘息人莫
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認雷作竈婦驚窺疑
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
於說飢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
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
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臺夢

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孫
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
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
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
吾曾伯祖侍郎諱宮雖起於寒微而論富貴若固有
之嘗有詩云翩翩燕子朱門靜狼籍梨花小院閒又
云西樓月上簾簾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真
不愧矣若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
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顛倒在裋褐
皆巧於說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
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
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
難追韻高絕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
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榜之至詩名亦安
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
今難賣而梅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
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

如深山道人草衣捆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
贈之詩曰藻思舊傳青管夢哲科新試碧雞才乍依
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
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
誇映秀士羣鳴鸞桂樹閒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
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一終

韻語陽秋卷第二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荆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見有出也荆公答曰韓集鬪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慚始隗則知荆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一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荆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隗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正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珣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珣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鷓鷯忽相隨臘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晴雪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鷓鷯行長信月留甯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珣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

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儻或能取諸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善學古者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卻變白閒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鰻肌滌骨冰瑩霞絢喜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苦不癯棘當其傳志倏與神會孫邵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蕊於常花其鳴也靈鼉於眾響觀其作登臨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垣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

喻垣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沈贈路明
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喻鳧又云纔
吟五字句又白纔莖鬚湖心寺中島云風折停猿樹
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座接停猿樹巖飛浴鶴
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
而送五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
城春觀其語言重複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及搖
月空城雨翳鐘白狼垂樹窗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
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二
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
何遙知暮夜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
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連縣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閒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所
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沆寥爲寥沆是爲平側
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沆工夫太是也又以沆
瀾爲瀾沆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
波瀾沆是也

學海類編 卷之四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
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聞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
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
有才而侵侮大德豈不誤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
思曾腐草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照肯長其
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
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
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止

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
詩云白髮三千丈綠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織
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
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
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
之云山空響筦絃虛全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
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魯直謂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可擬

哉客言後山詩多點化杜語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去已遠後山云新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云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

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益益中見此古疊洗者用語相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爲公病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雖然不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宴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閒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

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悞矣

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菜子舊使人以爲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納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

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已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爲無已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已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萋苴詩云兩句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覓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

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閒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猶有調張籍一篇太尊李杜而末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

鷄羣之句則知籍有意於慕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白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題皆駢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入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祕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

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豔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燄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尙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昇平入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

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
鸚鵡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
仙萼初霏靡日斜芝蓋尙徘徊鄭毅夫水光翠繞九
重殿花氣濃薰萬壽杯皆典實富豔有餘若作清麀
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
斗杓東激灑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摩蓋壤競消金
甲事春農鄧溫伯云晨曦灑灑上簾櫳金屋熙熙歌
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

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添漏鼓三聲
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貺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
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護玉宸
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
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
令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
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
晴暉欣入鳳凰樓一桁朱簾不下鉤漢殿鬪簪雙彩
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

簾鉤漸好風閒繞闌干數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
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
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
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
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
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
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
窮而炙愈出鎮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班

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
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
秋聲不斷鴈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
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
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
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詠錢劉于
後則其體制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
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
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擗捨去矣人以爲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士篇延之受詔卽成靈運
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
朓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
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陣奪佳山川長
瀾四溢魚龍淵眾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
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
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浹雲
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騫荐復起抱石明

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
哇逕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
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設邏臣拜洗兩
朝厥荷情幹勒微臣椎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
設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
鐵擺言高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
云仰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賤行三匹裂密賜十貔
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閣人匹裂

小本器窺狸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爲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過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杼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棨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壘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無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

會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攻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覷龔元窞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眾鬼之窞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

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齏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卻有礙誰謂
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
籠皆是窮蹙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
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
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
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第二終



韻語陽秋卷第三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元白齊名有白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己格律頓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碧玉錦繡花草之

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
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
滓飛動搖霹靂贈盧琚詩曰藻翰惟牽牽湖山合動
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
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
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
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古風子美偶
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

吾哀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
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
漢選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
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
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
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攜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
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
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味嗜昌歎可見

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泊愈教島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摭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唱而不覺泊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

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爲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爲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尙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笊箸社餚欲熟浮蛆香輕蓑淅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畏葉撼曉幾多枝恨

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疏端可以破綻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况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詞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

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變元氣再欣海縣
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訴而作是皆出
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托訴也而作詩
云斗閒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
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
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
紲之苦不能易雕章績句之樂歟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
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

館來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
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
先生應是壓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
尊半酣書破青烟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黏
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
鋪卻雙縉直道鞵掉手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
乙也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
文選理休覓綠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

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輕重分別本以賜
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檣杙載鄭奕嘗
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
風弄月污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
亦不爲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
門遇盜覺於牆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
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得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
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

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于是
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
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
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有
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爲司馬時朝廷
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
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
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

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二丈字如斗負以靈鼈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摩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膽炙世閒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所諸侯忠者懷强者畏凡融廷湊皆不敢桀黜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博渠一詩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畱題一篇而已

劉又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又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爾不若與劉君爲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爲使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貧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爲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又自以爲烈士耶

劉又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于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爲道路成泥阻不爲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說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摘章

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縣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此以論淵明詩亦可以見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非他家詩比也首韻拘于見題則易于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于駢對非若遊戲于烟雲

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于作省題詩則疏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蕊方潔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恐未盡其形似念昔有避雨詩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

學海類編 卷一
郊宮爲近侍分明攬攬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
玉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豈去國淒斷之情不能忘
鷄翹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
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
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卷青山巫峽
雨爛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
謝眺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
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

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剛潤之本禁中兩存之爾
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未工也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
爲詩者始見于沈炯山谷亦嘗效爲之余友人莫之
用其相戲嘗以辯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
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
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
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髯織冰縠踏翻菜園底用
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愛小笔自許猴

蔡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
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
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玉函方祕緣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
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
志和則云太虛爲室明月爲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
圓屋翠葉代綺窗吳筠則云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
裙劉伶則云日月爲扁牖八荒爲庭衢皆是意也李
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歇蠟燭成灰淚始乾

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
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
海往見畱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
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
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
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
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
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

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
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
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少冠岫
嶠耳孫矧其製今君此去甯後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
錫洛社嘗至孫仲孟年在髻亂坡曰孺子習何藝孫
曰學對屬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璣器孫應
聲曰翰苑神仙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眞璠璣器也異
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
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于宮掖戲劇之
事則祕不可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
守澄之宗人得宮中之事爲詳如叢叢洒手遶金盆
旋拭紅巾入殿門眾裏遙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
恩又云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鷓鴣內中數
日無呼喚搦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
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讀建宮詞謂之曰宮掖之事
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

鎖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
馬每教騎嘗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
當家親說向九重爭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
花藥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日頭支給賞花錢滿殿
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之
類亦可喜也

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
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何閒
鬧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鷓沙一葉繫春渚昨夢墮前

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照紅雨狂歌謝貫
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
加粗知詩家哇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韻語陽秋卷第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四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曉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藁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者同漳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閒亭詩也桂

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曉漳之詩也司空
曉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鴈到吳州耿漳
寄曉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
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
車雉還隨護法龍又答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
落花閒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
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暖進官大集名士李端
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
章又工於前起之妒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

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
上天藁砧砧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
環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
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園棊燒敗襖著子故衣然
陸龜蒙皮日休閒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
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
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
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

劈開須見蕙秋杵著盡更無棊破衫卻有重縫處一
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竝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
又小異矣

嘗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
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
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
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
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翳桑二老無以葬妻子而
已無宣孟之德可以調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

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卽文選所載
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
腸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
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爲爽長史切諫其
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于爽也而爽
卒不悟以及於禍或謂以百言爲一篇者以字數而
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
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
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螭

其詩一百十字恐出于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尔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蠨蛸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于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隸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蘼湖行擘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倣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

所謂康莊傷荒涼土虜部伍苦皆倣疊韻而爲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

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景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羣
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
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
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
師云窗閒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
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
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
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

荆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
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荆公詩卽今
老舊無新語尙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
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萬
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羣而言乎史載鞏平居
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嘯嘯翁乃肯爲是耶

此段有脫誤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
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卻獻花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

遠水落葉滿疏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
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不雨山長
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
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
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
上寺水閣松房過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看
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
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
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
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閒唯
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閒唯有賀方回等語
皆祖其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眾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
名公先達爲之游談延譽遂至聲問四馳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
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
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

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似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裙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少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胷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

倫也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斯集中絕妙佳句如晚春花云疏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竝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爲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

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
蒹葭霜冷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
詩云新話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
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
中橫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
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不應后之
族敢于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族尔李肇國
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與楊開府詩所迷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
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
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
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奉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
坡次王鞏韻云郡能廢詩酒示未妨禪寂子由春盡
詩云楞嚴十卷幾回讀泣酒三丹是客同道貴冲寂
宴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醕之

時不忘於佛事達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
四節競蘭侯六龍引頽機沈約云馳蓋轉祖龍回星
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旣虛崦嵫盈逝
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
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句
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刳
刳西何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則又
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
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
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
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
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
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
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
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
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

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于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尔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棋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云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其

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爲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

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爲
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蒼蔚郊往來其閒
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
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
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
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第四終

韻語陽秋卷第五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賢畢至
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
足以暢敘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
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
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二首王豐之元之
蘊之渙之邈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
曹茂之曹華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

王獻之謝瑰卞迪邱旄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
縣華耆謝藤任凝呂系呂本曹譔十有六人詩各不
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
殤而羲之序乃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
及謝安一時之語耳而或遂以爲未達此時未見當
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
濱寥闕無涯觀萬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
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時則豈未達者耶史
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

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辭寡
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
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
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
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
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尙藥求杜若勅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眺詩悞郎官如
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卽予觀屈平九歌曰

采芳州兮杜若謝眺詩乃用九歌語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曹官徒知謝眺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嘉話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錫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

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渠傾白墮石林遛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醋浸曹公湯燻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渭等鑑湖聯句有乘興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

身法類編 卷五
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
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卽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
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
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
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
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
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
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羣欲
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

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此據耶南史載宋
劉勔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
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漠無
聞之嘆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
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遁之
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語云茗水如
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
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

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
二邱山晉殷仲堪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
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
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唐
寶歷中縣令於興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
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還寫丹青到雍州卽其所也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
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
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當

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
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
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甯四年旣預政
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
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
之學爲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
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
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
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

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
杜皆投筆地下班楊亦引車惟有少陵頑鈍叟靜中
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
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翱行狀謂
爲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
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
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託及年譜以謂京師旱
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

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
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
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
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
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
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賊銷縮攜沮疊疊百餘
言皆叙其欽慕之意其後實出爲華州又有書云愈
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旣

學洋英 二
為實所讒不應此書拳拳如是及觀江陵塗中詩云
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覺讎
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
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任文未
拔崖州幟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
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肩方開又
有永正行以快任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為世稱
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日見非妄徵嗟尔既往宜為
懲則知陽山之貶任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為多非為

李實所讒也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狀
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某位為
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
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怨其
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
詩亦曰公有曠遠識生死為一行及當臨終辰意色
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
了得力之所成就故于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

載威粹骨絕國世與韓氏爲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
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墓誌
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
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
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于發狂慟哭今觀易簣之際
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豔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
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尔今觀香奩集
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

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
末旦兵起隨駕西狩文彙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
蘇曄以藁兒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
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嗣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
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
劫帝四幸僊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
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
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
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曄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

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載元豐閒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章子厚從而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

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予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很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五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解救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

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
謂莆陽學士逢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
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
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時盛茶山居
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
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
不敢先開花是也然又有云開緘宛見諫議而手閱
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于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
歌云蒸之護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

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團
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
已

張籍嘗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
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
五六十然後爲之外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書云昔
注解其書不敢求其意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旣
死籍祭詩有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知愈晚年
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昶爲集賢校理

有金根之悞則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輩爾籍
祭詩曰爲文先見草又云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
愈將死亦喻湜曰死能令吾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
是屬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
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
豈以書自名哉時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于胸中而
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
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

時有二家風氣世俗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
知初未嘗規規然出于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
華孔貴嬪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豔
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
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炯詩云擒虎
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黃益見多情處同
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
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

唐詩集卷一
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
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歷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
戒哉數字其他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卽景
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
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
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府視朱紱仰睇白
雲有愧于心反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
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

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
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
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
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
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
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
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

樂天同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年明皇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閨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移鴨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其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思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章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白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閒皆有深意其九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正風美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古人特爲止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蓬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爲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

或又咎帝短喪爲傷於孝子觀遺詔率皆言爲己損制未常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爲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詩云輕刑死人眾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眾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

韻語陽秋卷第五終

韻語陽秋卷第六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老杜卒於大歷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

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鎖闥晴窗檢點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自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山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臺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

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爲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跡尙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爲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孤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麇故魯直懷荊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麇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已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于放麇亂世之雄疑于食子是也然屬麇于秦西巴孟孫也非中

山和也子昂偶忘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爲巴西亦誤矣何被穢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皇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妒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元帝繹爲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爲姬人怨服藥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時忿仙童一九藥是也

縣象縣字徐鉉曰本是縣挂之縣若州縣之縣字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擬金委奠肆士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杼皇慈更轍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爲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

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爲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據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璣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時筆悞尔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一

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八座尙書則荷紫以牛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芟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

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
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
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
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
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
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竝賜死于桂州之閒得詔震汗不
引決祖雍請于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

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
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
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
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曲眉
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如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
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
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畱別詩
乃云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

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
爲韻所牽耶

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
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荐爲國子博士東坡所
謂汗流浹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
祭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
號爲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宏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爲陽
山尔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荆門及入爲博
士崎嶇從羈輪觀其遊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

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宏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眾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纏微雖有不逮驅駢駢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願願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卽宏也未知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

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邱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入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耳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韓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巖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

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
三千秋更起鳴柝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
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黠額不
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
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于仕進者然當時慢
侮力士略不爲身謀旋至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
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
曰是子大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

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軍
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
如卻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陵相如
白白比爲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褒稱元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
章對秋水一字借華星致君唐虞際浮朴憶大庭又
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
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
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過乎秦少游漫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洩元氣
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
人以新閒舊不能止白首故以爲名余觀張籍白頭
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
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
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
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

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
則是言男爲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
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閒關秦隴負薪採耜舖糲不給
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
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
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
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
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

學海類編 卷六
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橙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
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木於徐少卿之
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
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
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
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
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
寄題草堂則曰尙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

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稍合過牆塗中寄嚴武則
曰常若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
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
不忍竟捨此復來薤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疏
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
以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
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
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

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公墓誌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尙之蓋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陷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潦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居自笑未竟人復吁蓋爲

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姪女丹砂燒卽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尔山谷在貶所曾公衮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衮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七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
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
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
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
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眾矣而無一人爲春申殺李
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若

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詒
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嬴爲呂東晉那知馬作牛
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起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
子之愚後人不可繼尔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
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
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于是乎
賈生謫長沙傅渡湘水爲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

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
代閒誰不有浮沈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
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足
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以絳
灌東陽之屬讒之爾故誼之賦有云鑢錐爲鈍鉛刀
爲銛幹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
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
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

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
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
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
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爲後趙世
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之
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
武左氏之說曰魯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歸

其田按成公八年卽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
山中或云畜武于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
未逾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爲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
於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
貶投業而叫闔賢士愴驛名之同摛辭而頌德可以
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
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而未嘗
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問

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
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
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
不答蓋其意有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
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
詩云正元岌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
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
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
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是

陳蓋退之諫論乃在止裴延齡爲相之前而三子頌
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尔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
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
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
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
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
則盤旋糾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
爲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

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爲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至宴飲其園亭爲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空姦傾旣露甚閒遂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爲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洎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才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洎而奪於楊

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逾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尙書時也贈洎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均尙甯親公主禁中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戮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湛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湛爲

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
瘁此秋棘言諶棄己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
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眾赴匹磾
繼爲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
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
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
琨旣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
崔元暉表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卽祚

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
爲社稷之奇勲然尙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
思而彥範乃謂如几上肉畱爲天子藉手彥範輩豈
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蒸亂
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爲苟誅三思必不利於
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
也張文潛云繫狗不繫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
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畱禍啓臨淄
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韻語以聲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

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汚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爲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六一詩云

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
爲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
從帝所來稱稀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
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
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爲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
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誤社稷
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
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自媿蕭公

韻語陽秋卷第七終



韻語陽秋卷第八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詬訾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

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丹窟冰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尔

張祐觀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破橫流砥柱虎口危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麟敢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

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弔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取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爲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

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牴牾耶

漢元帝時宏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蕕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莊陽王爲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忤惡之心切然於中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而暇爲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

妨謀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討國不爲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鉞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畱楊羌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茅莎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

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
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爲糞
土而馬融眞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
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
肯自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
據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閒悠然止而食成書
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睢蔡澤則曰
二子不相戾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

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
自見于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
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爲一言而寄
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
鬱頓挫楊雄枚皋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于崔魏
班揚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
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于世自比諸人
誠未爲過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

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
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守御牀其忠蓋亦
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爲天子
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
公知眾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吾
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
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
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爲軍謀

祭酒則以心腹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敘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尙可得而髣髴初僧
誓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祈
使援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
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泝人遂得其力
操行蓋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
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臥未首上伏犧中文王下孔
子下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眾數有

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爲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吾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爲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

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入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及文帝召爲祕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逾之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

無度爲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
房去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
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
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
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爲不逢矣豈
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褊躁
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
萋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知桃墟穴洩能處順
乎五年之禍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眾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
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荆公
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真沈溺
九流渾獨沂頽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
者當必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與幾
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澀之辭文淺易之
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寢疾乃矯詔送

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柰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自苦尔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薰蒸

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進不止方且據鞏矍鑠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爲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

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尙書大傳之說也
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
年七十釣于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剝腹得書書文
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
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
擬也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
生闕天招呂尙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

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
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
何異斯州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
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
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爲傾商政一以爲
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爲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
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
興矣故劉夢得嘗爲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

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劉夢得云午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槍星又云泰山沈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爲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將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

上之以陳爲吉甫子房以李爲傳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趙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荐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眾人皆濁何不涴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

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寔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盛而仕不得志猶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沈江劉勰謂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楊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卽非賢哲模孫郃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范范盡醉人獨醒唯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文潛出蘇氏之門

是以所論獨正

韻語陽秋卷第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九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明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爲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徐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閒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爲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

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
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始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
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
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
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爲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
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于一時今載於文
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
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張良輔

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荆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穀城黃石非吾師同陵解鞏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
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
而議論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
良不爲伊呂之謀而時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余觀
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
所見豈前比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荆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
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是

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爲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爲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淚溼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溼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回魯子車素綆銀牀堪淚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爲畱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孤壘想英

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
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爲宗臣高祖設指蹤
之逾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
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巡死而
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然韓愈嘗
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
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
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
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得不
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
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
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
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眾驅之於後爲三良
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
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

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
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
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
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
如齊士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闍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爲恥而元和逆黨
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
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
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

斷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可謂壯矣
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
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羣
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
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
得爲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
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爲相故甘有封
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大和
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兇日威武喧喧

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子云我死有處所明日
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
學江充來見大臺宮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
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
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薰灼士大夫於議論之
間不敢以訓注爲是以資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
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
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
以當時士大夫畏攝士良輩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

亦以爲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
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
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爲所擒
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
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寔
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爲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
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
鐵鑽未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

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爲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中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中敏傳洛陽今牧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

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恧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至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未嘗謫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鵬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

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

唐穆宗時令狐楚爲相爲景陵使以傭錢獻羨餘怨聲載路致有衡川之貶觀發潭州寄李甯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答卻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

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闖人而誣寘人於死地楚忍爲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尙賴舊相令狐楚獨爲辨明若以史爲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湯勸其取金陵史稱薛繆李臺卿等爲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尔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吾王樓艦輕

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若非贊其逆則必無是語矣
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
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
辭官不受賞翻譎夜郎天宗中丞荐白啓云遇永王
東巡脅行中道乃用白述懷意爾孔巢父亦爲永王
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
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
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
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然東巡歌亦不似太白之作

恐出於誣枉亦未可知

韻語陽秋卷第九終

韻語陽秋卷第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韻語陽秋卷第十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交柯之木本同形東坡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筮篋謠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于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于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于劉又合于魯又娶于宋又攜昭陽金陵之妓于夫婦之義爲如何

至于友人路亡白爲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旣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錚濟况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旣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爲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晉束皙補亡詩于南陔白華

二篇每以爲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
竭誠盡敬亶亶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
親之愛己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之
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
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
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屢屢歌可
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
廁踰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黔南不能與

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顛
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
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
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
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
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
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
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
也

學海類編
王勃嘗言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于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適交趾豈得爲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僇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堂疑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荆公子之詩并示女弟云烏辭反哺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親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廷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自一官所驅乃爾爲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爲此尔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廬象詩云上堂家慶
畢願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
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
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鷄
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媪叟蓋戲師厚也陳琳
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
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之戍則曰生
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

印盤綬寵徧于鈿釧象服魚軒榮均于秦虢當時遂
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生女
卻爲門上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
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
求賢士以爲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
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
人乎宜其聖俞以爲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
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

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于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般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晴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于嬉戲之間則又異于在秦益時矣

曰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于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

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縐小繡襦玉芽開手瓜酥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考之卽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于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

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于諸子鍾情尤甚于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于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于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尔俗人不知便爲譏病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袞師方三四歲尔其末乃云兒應勿學儒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爲萬戶侯勿守一經裘夫兵連禍結生民塗炭以日爲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

立功于十二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
倡優之家不曾于喧華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
恣之語至云那知吾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
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語則誨姪
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眈小隱南阮在平澤南阮
謂杜棕也史載棕更立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
不平以至于卒審尔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

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菀升沈時命存焉何至怏怏
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
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吾好
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
銑所注恐未必然尔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
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
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

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時之子勗勗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株樹
其後助勸又皆以文顯勃于兄弟之間極友愛自
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
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
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誠功勁云欲不可縱爭
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于禮
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詩疑爲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

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
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
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
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爲魯公則是賈謐
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于魯言誕育則
以譏非己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逾境謂橘逾淮
則化爲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
灼如此而機敢爲度詞以狎侮之眞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

所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
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爲
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

魏武于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修之徒爲植羽翼
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雕飭又太子御之有術
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遜丕性也洎文帝卽位植屢
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
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無怨對乎
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

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千乘季札慕其賢意
謂己素爲武帝所愛忌之者眾故有管蔡流言之說
然乃自以季札爲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
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
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
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于明月之夕則遐想長
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
之曰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此離放紅蕊想像
嘔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
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嘔其數致意于閨門如此其
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
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誦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
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圖控弦秋習射寒窗
照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觀日相并樂起予先
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倍荆亭于

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荆亭記
其略云西園舊無亭觀欲糾合叔季周耳目之適于
是基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楹爲亭號曰倍荆至
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後還復棲奉伯父
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眷望田里諸山皆在
目植花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
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線二老堂成三百弓鴿原暮
下沙水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
聯詩如許工坐久興關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第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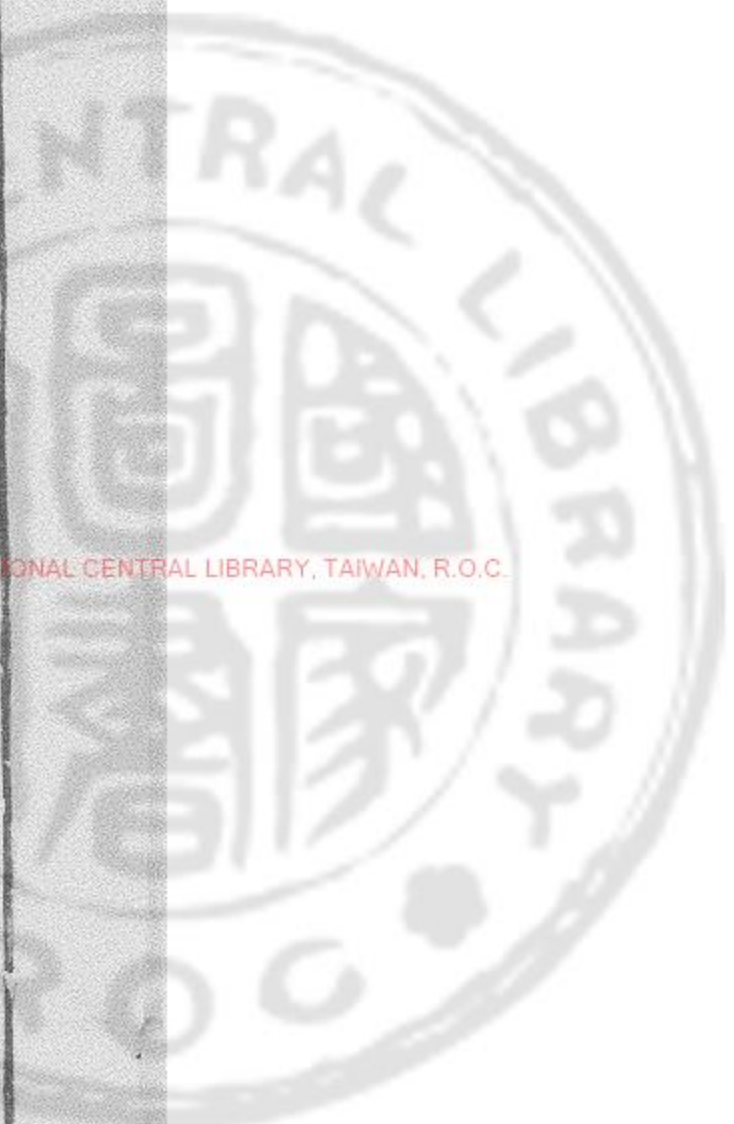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懦趨營憚前
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
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苟須勉其頑
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尙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
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寔冥茫觸心兵敗
虞千金葉得比寸草榮其籌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
篇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



不旱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二四
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
畱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水而遊八極或欲結交
王子晉或欲高挹衛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
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貞有謫仙之目而
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
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
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

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
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
關闈者怒人聞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
囁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
憊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
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沈之際悲喜輒係之
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紫
禁歸暮出省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

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猶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言逆耳必不爲身

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思金虎知難動毛氂亦恥言撩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者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望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鼎俛書云僕年三十三年甚少自御史裏行禮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矣欲免世之求進者惟怒媚嫉其可得

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銜說不已
如贈蘇僕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據云雖
云尙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愁云身覺省郎在家須農
事歸而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汚省郎如此
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唯恐
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塵
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
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于轉正郎則云止
陪鵷鷺居清秩濫應星辰晚上天省中作則云末如

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于銜說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以無想
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于想爾而商浩乃曰官
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是豈出于想耶周官有六夢
豈非止于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游夢有發殯
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
之曰世傳夢凶嘗傳吉神物戲人良有旨金美聲名
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
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己得

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箠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
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
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
皆用浩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
暖卽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
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
詔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是也旣至都乃復不得用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

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
詩云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贈宗一詩
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
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曩者齒少心銳徑行
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限于大隄窮蹟隕墜廢爲孤囚
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
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
還畢命于蛇虺瘴癘之區可勝嘆哉韓退之有言曰
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繡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廢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

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負樵親觀之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鬢黃金腰九環答王禹玉詩云喜君所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誇服衒寵而况下于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

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贈盧參
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
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
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
銜紅綬遶身飛又云縱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
如絲脫刺史緋云便畱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
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
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蓋命服章
身人情所甚喜終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

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
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元二云雲龍
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將
軍樹至於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傳說
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
改龍標尉傳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
之詩曰潛蚪且深盤黃鶴舉未晚旣登第後謫官也
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尙謫官屢見秋雲生黃鶴垂兩

翅徘徊且長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鶴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蒔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繼晨暝必開曲突謀滿慰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戍流離困躓豈非命哉至建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

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及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真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于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謚每侯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嘆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尙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達室

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劾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逮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其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任官卒不達誠可以爲馳騫者之戒也嘗自叙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謚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菖

菴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絢位致通顯客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者是絢惡其異己也後絢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納雖興一大學悖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縉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絢而滋熾絢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絢是不能揆己也

杜子美云鐘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天豈可強也
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
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
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
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
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
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于名利之場鮮不陷于禍難
樂天之論真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沓貪不顧
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
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
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
年種瓜漆園裏鑿井廬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
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
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窄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
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邱尉則曰此時也得辭漁
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犁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
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

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瀝
野一身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甯堪作吏風
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瀝之漁樵也韓退之
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于
前途吉王涯力請于後唯裴度以爲病在腹心不時
去且爲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
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

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花門臨遣
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
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
金書左右紅襖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
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泗曲降卒萬人徐進
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
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
觀塗中重拜台司愈作詩云鷓鴣欲歸仙仗裏熊羆
還入禁營中觀度雋功如此憲宗倘能終始用之諸

學海類編
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異皇甫鎛之徒
乘釁鐫詆使度卒不能安于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
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
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蔡藿是平生白
日長懸照蒼蠅漫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
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歷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辯猛虎
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僊人隱玉壺則意在隱遁
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爲也
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尙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
其詩乃云經日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遙知
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洎坡
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
海道無違具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海
之禍矣所謂海道無違具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
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勸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識也

烏重嗣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屬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于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閉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尊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于漁釣似無心于仕宦者觀此中

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捋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指其隱遁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卿行處是虛室坐閒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

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
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于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于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
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于七里之
瀨而李白以爲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
閒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不立文字不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
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
歸于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
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
耶東坡論陶子自祭之云出妙語于續息之餘豈涉

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僊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况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畱何所縈前身爲過迹來世卽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畱意于此而弔元魯山詩有苟舍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齊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遺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白撰墓志又忍死作別裴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于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于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于啖炙遠矣白始學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所謂啓開七窗牖託宿掣電形是也後

又有談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
水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
于佛氏者益遠矣

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
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
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
魚避釣雲迴鶴辭籥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
憐師不得隨師去已載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
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
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
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邇
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聞諸象起于是理亦可謂
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
可治生誰勸耕黃糯探懷得真藥不得君臣佐初如
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牆聞三嚙隱隱如轉磨此鍊
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

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亂泉賦及養生論龍
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于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于此道更無疑
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
則于理尚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
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生事哭
遯兒詩云中年參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
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今
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

無鏡自無塵只從昨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
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
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
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于東坡而問道于山谷山谷
作人詩贈之其閒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
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
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
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

遠逢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酬惟悟師云子阿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或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于陳

去非去非得之于公之孫恕當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爲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蚪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塗又爲仙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况無文則凡神仙之說皆在所磨也而贈石唐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爲雒陽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

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
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自亭社日有許昌齡
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豁然
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
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
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
江陰軍青暘之上湖白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
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晚四時別林藪戰秋千

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妄形骸又與
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相卽非
則知所得深矣又讀道藏一過故見于篇詠者多真
仙語如仙莖屢隕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鵲炷燒
烟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氣發雙華
還向囊中祕玉霞呪水夜潭龍怖斂弄雲秋嶺鶴看
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言銓行于世上湖集
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

意于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
則不爲無意于神仙者是以登葛幘山而思武侯之
功宿仙居觀而思霓衣之侶也又觀述懷擬古詩云
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
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長生不倦亦
可謂癡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
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
云若得鍊魄去三尸後常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

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
門乘龍安在哉茂林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
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
詩云嘗于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林秋風客望祖猶
蟻蝨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夫安期尙不見高祖
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鈞覽古詩云嘗稽
眞仙道潛淑祕嶽煩秦皇及漢武爲得遊其藩旣欲
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
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及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

殆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眾人固已高矣無爲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于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鐘暗皺眉籃輿息回去已是出山遲視陶彭澤又高一著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寘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卯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閒何所不有而寘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

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漆鴻寶集莫離小乘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云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雷與外孫傳于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聞葛元之弟子鄭隱得其訣元之從孫諱洪乃加赤祖肘伏之禮而師之于是密訣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竈尚存人傳風雨之夕有大毬吞吐巖谷閒其徒以

爲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主者浩然頗有道業余嘗贈之四絕句云餐霞吸溼炯方瞳時著青裙拜木公玉女投壺天爲笑卻來繡嶺伴仙翁丹成誰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浪傳未似真師得丹訣火毬吞吐葛山前靈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近策勲未說題昇王長在鵲鳴衣鉢已輸君舊得陰符虎口巖素書添軸玉函緘君方濡筆書靈篆已有飛來青鳥銜山之下號菁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鄰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鉢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閒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遊戲那知我獨尊應跡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

唐古靈源月沈濁水圓明在蓮出汗泥實性存隱現
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多
今藏慈感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
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云火
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
丁丁咏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屏插腦高煩
顛者也參無名大師爲華嚴疏主談經潤文者會稽
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

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
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
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
造起詣豈若前二澄觀市金植福算沙窮海者之比
哉又有曹溪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夫既有
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卽會稽之澄
觀然讀之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爲道家之祖未嘗言
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清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

日上昇歸之見于仙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史以爲自殺而神仙傳以爲白日昇天有雞鳴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之集載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人多以爲上昇而不知自然爲魅所著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鮑溶寄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藥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揚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溶詩清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于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仙侶披雲集霞杯達曉傾同歡不可再朝夕亦龍迎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切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于記傳有放蠓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也余居泛金溪上暇日率同志拏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

邱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
閒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爲書云漁師竟
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損使鬼兄滿載獲鱗介鯤鯨未
易羅所得亦殊態青蛙盡公私朱鮪兼小大霜鱸尙
貫鉤土負或粘塊輪困積文螺郭索定蒼蟹溼沫相
响濡自分煮薑芥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貸因呼小
青翰收畱舞澎湃跌坐迅黑衣號佛指清瀨經飛流
水篇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圍闌看于邁驚疑或
依蒲喜躍或生喝快若鷹辟鞫歡如囚破械定非校
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籍佛力永脫鉤網債口腹聊
爾耳香餌莫遽愛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入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真仙
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
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益友
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
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
憶仇池送韋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脚走馬
仇池頭是以歐陽仲醇父語人曰嘗夢上帝命我爲

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
苑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
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閒
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蓬萊山
王平甫之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清洞皆有詩章以紀
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歟

王仲致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
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
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云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眾北逐夷狄
築長城延袤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
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竝陰山凡萬餘
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何速速連
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富國強兵二十年斂怨
興徭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癯故歐陽汝癯詩云偃婦垂瓮盎嬌嬰包卵
殼無由辨有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鷄睛
滿或若蟻噉竝女慙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量移

汝州詩云關領先裁蓋瘦衣又云汝陽甕盎吾何恥
魯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瘦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
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
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
之則成瘦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固思無錫惠山泉
清甘甲于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于赤
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
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

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
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
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
日聞賊起旁郡有詩云齊安成畔山危立赤壁磯頭
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蘆洲遂直以
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
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岩嶢嚴城動寒角
曉騎踏霜橋杜牧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鬪雞臺二十

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嫪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檣來遊此都竟藏骨于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滯薄鄒谷云潮來無別浦水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峻碧湖深影鑑人寒

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木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詞人客子于解鞶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潮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尙有可考

荊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說云旃裘笑地

盡髻薦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鄰張九齡云枕席夷三
峽關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
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盡
爲禾黍未易興復而况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
之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
以秦兵西來取鍾虞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
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唯有深竹
藏狐狸之句

澆水軍有眞君泉在軍治園中東坡嘗題字于石欄又
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眞君堂下寒泉水
是也又有監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
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寄此軍二
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
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耳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閣
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廉定謨書亦謂此也歐公再
至汝陰詩云水味甘于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
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盆草甯殊渭

北春蓋不忘蔡渡舊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逐白閣
秋水憶黃阪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
已見西湖懷濯錦更看橫翠憶峩眉殆亦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于篇
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
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
詩云憑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沂蜀
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暑
暑已退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

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穎濱買宅東坡和其詩云
劍關大道車方軌君白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
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厭蜀之意嘗有意嵩山
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
土如映江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眾我獨厭
倦思移居是時卿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
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
于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

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歐陽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嘗一日不在潁也下直詩云終當自架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齋宮偶書云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呈回行三公云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送職方云三年解組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事云君思天地不違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按蘄簞詩云終當

卷簞攜桃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清明日詩云有田清潁閒尚可事染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今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歸田樂云我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觀其思歸之言重復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檀敷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

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
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
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
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
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余自幼迨老若白屋若
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
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

至但畱山鳥啼與伴松閒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
地借問醉者何使君閒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
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得歐文
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泊廢李太白嘗營園其上賦詩
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畱芳
根後爲王荆公之居公爲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
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至于叙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枚孫嶧陽萬本

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菽跳鱗出重錦舞羽
墮輒玉此等句益可以想像其林巒之盛今復爲瓦
礫之場矣可勝嘆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難艱莫甚于登華山泛洞庭之
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咎華山窮絕陴倚巖眺海
浪引袖拂天星磴薛達拳局梯颯颯伶俜贈張十一
詩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
相投鷄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尙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
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
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
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荆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遊石牛洞翫
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化出山
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閒
魯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
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効其作也晁
無咎續楚詞載荆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

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元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徧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爲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旣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况于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琅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

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麇麇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畱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閒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于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詔觀潮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賢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扈從明皇南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章甚眾皆不若王
邱之作爲工如花綉前茅仗霜巖後殿戈戍雲開晉
嶺江鴈入汾河北十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
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邱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
慙于邱多矣至王光庭言寒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
而趙冬曦復云寒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
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或
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

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故
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詩以余觀
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
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謂閒
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閒第二泉是也荆門軍亦有
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大潔終不蓄
織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祗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
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

井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其好水
殆成癖矣荆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息
駕可以況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
惠山泉不可得乎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
所親取楊子江中泔水其人醉忘反汲石城水以給
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
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五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
溪因屋而吾之則曰唐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嵒臺蓋

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莅吾獨有
噫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
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
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
認山州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
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
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
所樂者寂寞固陋皆眾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
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豈能專我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于胷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于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爲涼州都督府于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見

廣成子于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于空同成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爲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以爲岷州之空同將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常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城者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閒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爲黃帝問

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援爾雅之說謂北戴斗極
爲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誕之
言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諱讓書其

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

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于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于筆挽

萬鈞沈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甘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饑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入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謬詞客前身真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

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竝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日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日挂席數千里名山多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余因美其屢調至所舍圖于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七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山人閔贈金匱大李洪曹好古篆 居士贈玉筍字此四者得非

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
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
石上蕃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
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
一絕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正元年正月
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
爲尙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
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
圖而至問其所來卽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尙

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
而瘦衣白袍紗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箴
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
翰奇絕金匱之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
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蓋延
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坷而終
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甯相似知音事所希乃其
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
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卽無故

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澗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搨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頽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尔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澗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 韓幹畫馬妙絕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驎騮老大腰裏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

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敢靳也于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壻沈子直嘗見極愛之爲余言此余因作六言四句云測足俄然尊足蹶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躍檀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于足天工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

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甯以醉
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
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崩山不停手是也大抵
書畫貴胷中無滯小有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
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
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
數軸評翫殆有啗肉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
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偃爲雙松歌云

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
幹則偃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
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槌如銀版
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
不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
渝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
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
方重程度超蕭子雲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爲冠絕

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
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于杭州
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
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閔畫馬及畫成明皇怪不與閔同
幹奏曰臣之師卽陛下內廄馬也上異之其後盡入
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
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廄馬
便能盡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閔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
音容猙獍股奇龐橫絕隴海逾濤瀧吟禽瑰產爭牽
杜名王解辨卻蓋幢者也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
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
東遺迹涪江邊盡藏青蓮界書入金牒懸是也杜又
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實得張伯英草書訣張
僧繇點曳斫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

筆法于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鴈行褚河南而丹青之妙乃復如詩當是書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歌明皇御殿有馬名玉花驄紹金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云曹勿興之迹殆莫復傳惟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畫梅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舍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後之鑑畫者如得九方皋相馬法則善矣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
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甯
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畫在
焉故也維摩詰號金粟如來虎頭者長康小字也而
釋者乃謂虎頭爲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誤
哉江甯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壇寺卽遺基
也按京師寺記云興甯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
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遂鳴刹注百萬人皆疑
之已而于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與戴安道所爲文殊

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蹟
爲當時所宗重可知矣洎更兵火壁旣不存而畫亦
不可得見近歲京口都聖與來爲建康總領首詢維
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
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于
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其因求陳穎之本又刻于南
雄尙有墨本在篋笥當以付子宜刻之戒壇庶幾舊
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果如此亦可以爲戒
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學海類編
顏平原書妙天下迹其所自雖授法于其舅商仲容然
究其妙處得于張顛爲多余家藏舊數碑皆用筆清
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爲人真山谷所謂筆法錐沙屋
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龔
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衍書言羅趙者譏莘老
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彥遠法書要錄
云龔與暉竝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衍眾頗惑之

則謂之惡札亦冤矣

竇泉作述書賦于前而竇永作述書賦于後凡能書之
士殆無遺矣永稱其兄泉書云包雜體冠眾賢手運
目擊瞬息彌年而泉亦稱永云翰墨師張王文章凌
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永亡泉有詩云季江畱
被在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
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晉庾翼真
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泉審
定印則知泉精鑑博識舊矣

韓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爲本也顏魯公書蹟冠當代有千祿字書行于世者畏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于明皇固嘗與蔡有鄰顧文學竝直供侍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以是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榻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入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擬聖旨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嗜好耽著乃至于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卞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膏肓于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邵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

確牀以鼓作臼剗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曰易曰庸何傷神物會各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奮髯飲松腴剡溪玉腋開雪膚夏雲天飛萬人呼草作羞癡楊氏姝則知坡之所喜者貴于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吾

觀夏雲多奇峰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于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耶李頎贈顛詩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知顛又精于隸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畫伯英書能翻梵王字則知素又精于梵字范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許勝楊馬梵字何人辨魯魚言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鄰亦善八分其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

李潮八分歌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入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送顧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開元中韓蔡負蠱屨三人竝入直恩澤各不二是也明皇八分師擇木嘗于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僧惠崇善爲寒汀烟潛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煖鴨先知萼萸滿地

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
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闊西江浦鳧雁靜立將
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荆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
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
燕侍郎畫圖荆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峰暮雲
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張
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髣髴鍾山與
此同今日還爲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余時隨 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

兩壁一壁作維摩示寂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
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
泥爲之其堅如鐵然土人不知愛重宣和間 先公
到官始命修整置關鎖納匙于郡治後劉元忠傳得
東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縑所謂似聞遺墨
畱汝海古壁蝸蜒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
雲捲秋霽是也坡集載鳳翔普門開元吳畫詩所謂
亭亭雙林閒彩暈扶桑噉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

皇清詩經 卷之六
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
當是時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霓裳羽衣舞始于開元盛于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
作歌答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
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
狀綴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
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耳虹裳霞帔步搖
冠細纓纍纍珮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
奏未動衣中序擘騏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徧唳鶴

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
白桃李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
亦十二徧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
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
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
玉鉤欄下香梭前按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
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一
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真舞故長恨歌云風吹仙袂飄
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爲正鄭嵎津陽

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
西涼府楊敬述進涉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
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
善月中所聞爲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爲其腔未知所
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爲道調則誤矣樂
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况近秋天
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
指霓裳爲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峰上
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寵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蘇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白樂天云白頭病叟泣而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歡娛未足燕寇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語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書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于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啗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撥利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聽山魘語巴峽惟聞杜鵑哭乍賢乍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逞姿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燕詩云鸚鵡未知狂客舞鷓鴣先聽美人
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鷓鴣清怨遶梁
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
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
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
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
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
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

其一云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曾摧又言昭
君坊灩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
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
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
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辭九章則茂倩亦以爲武
陵所作當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
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
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

而恥以畫師自名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荆之折盤李善云卽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盤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盤而縱攝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盤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

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豈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于南蠻諸國而成于李唐傳于今者尙其遺制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裙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鸞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二敲畫鼓聲催急一朶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裳則所用

者又二人扮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鈴轉有聲其
來也于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當以二人爲正今
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競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
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
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
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
鳳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一
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

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
俗眾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
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岑參蓋將軍歌云美人
一雙閒且都朱脣翠眉映明曠清歌一曲世所無今
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
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
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
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

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
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
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
琵琶豈別有所據耶

歐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
脚木牀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項縮
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
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求官龜殼縮亦可以想見
風采矣永叔倒殘壺酒于箱篋閒得枯魚強飲疾醉

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我前赤脚兩
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艣嘔啞議者謂亦與楊家嬌
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爲內相觀其所作長
短句皆富豔語不應當此以汙尊俎永叔特自謙之
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入九姝鬢髮如盤鷁
朱脣白玉膚參年始破瓜則永叔所言赤脚者非誠
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璣精于其事明皇喜之屢自
賞賚東坡所謂汝陽真人破帽插紅槿纏頭三百

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
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
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常有詩稱之曰筆飛鸞
聳立章罷鳳騫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上
飛鞞內上又回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喜處
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
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
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

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戾戾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
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
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書樂志云如
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
其後人習爲撈琵琶則五絃之製亦出于琵琶也樂
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
調又云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閒無此聲想其撈
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
問璧彈五絃之術璧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神遇之

終則天隨之暇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韋應物云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張祜云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斗絕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髣髴矣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之音哉楊惲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令儒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杜甫云何時醉賞金錢會爛醉佳人錦瑟旁是

皆作于婦人之手而用于酒酣之時已非朱弦疏越之意矣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絃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于一唱三嘆之旨幾矣善哉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曲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知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

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
琵琶又有裴興奴長于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
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綱劣于左手則琵琶之妙處
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此曹
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興妙手之
妙也

自周陳以上鄭聲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
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于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
而元微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

出何耶按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
鐘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
用于今者止于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
耶沈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
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樂法度觀此則存中
亦有疑于其閒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合製歌辭極于輕
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
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得免白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調歌入疊從頭便是斷腸聲張祜

張祜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密侍左右上目之曰若當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則是河滿子真能斷人腸者祜爲詩云偶因歌態詠嬌頻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一稱十一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祜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

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祐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
也元微之嘗于張湖南座爲唐有熊作河滿子歌云
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使將河滿爲曲
名鄧譜親題 纂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
氣短又叙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終



15343 學海類編八百二十七卷一百六十冊

清曹溶編 清道光辛卯(十一年)六安魏氏活字本

經史

1. 易說二卷 宋王能孫撰
2. 讀易私言一卷 元許衡撰
3. 周易議卦一卷 明王崇慶撰
4. 讀書叢說六卷 元許謙撰
5. 尚書發註考誤一卷 明張仁傑
6. 尚書圖註一卷 明文密撰
7. 古文尚書考一卷 清李紱撰
8. 古文尚書辨一卷 清朱由棆撰
9. 詩經協韻考異一卷 宋韓震撰
10. 詩論一卷 宋程大昌撰
11. 毛詩或問二卷 明張仁傑
12. 詩問略一卷 明馮子龍撰
13. 春秋集傳微旨三卷 唐溫淳撰
14. 春秋全鎖匙三卷 元趙汝誠
15.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 明袁仁傑
16. 讀左漫筆一卷 明袁仁傑
17.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清吳守一撰
18. 禮經奧旨一卷 宋熊德撰

圖書部彙編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 三禮考一卷 宋龔德秀撰
20.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元吳 澄撰
21. 周禮五官考一卷 明陳仁錫撰
22. 三禮指要一卷 清陳廷敬撰
23. 禮弓訂誤一卷 清毛奇齡撰
24. 禮記志疑十二卷 清陸隴其撰
25. 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 宋黎立武撰
26. 中庸指歸一卷圖一卷中庸分章一卷 宋黎立武撰
27. 孔子論語年譜一卷 元程復心撰
28. 孟子年譜一卷 元程復心撰
29. 孝經集要一卷 明盧淳撰
- 史參
30. 訂正史記真本一卷 宋 趙 鼎撰
31. 讀史漫筆一卷 明陳鉞撰
32. 兩漢解疑二卷 明唐順之撰
33. 三國雜事一卷 宋唐 庚撰
34. 兩晉解疑一卷 明唐順之撰
35. 五胡十六國考說一卷【宋石延年撰】
36. 南北朝雜記一卷 宋劉 欽撰
37. 隋史斷一卷 宋唐晉撰
38.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明李東陽撰
39. 唐史論斷三卷附錄一卷 宋孫 育撰
40. 安祿山事蹟三卷 唐殷敏撰
41. 平夏事蹟考一卷 宋不著撰人
42. 契誠錄十卷 五代何承道撰
43. 五國故事二卷 宋不著撰人
44. 江表志三卷 宋陳文寶撰
45. 南唐拾遺記一卷 明毛先舒撰
46. 三楚新錄三卷 宋周羽翀撰
47. 陳水紀聞十六卷補遺一卷 宋司馬光撰
48. 蜀檮杌二卷 宋張鑑撰
49. 西夏事略一卷 宋三 益撰
50. 五代春秋二卷 宋王 汝撰
51. 江南別錄一卷 宋陳彭年撰

- 52 靖康紀聞一卷拾遺一卷 題宋丁特起撰
- 53 張邦昌事略一卷 宋王 編撰
- 54 劉豫事迹一卷 宋不著撰人
- 55 北狩見聞錄一卷 宋曹 助撰
- 56 北狩行錄一卷 宋蔡 條撰
- 57 南越紀聞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 58 竊憤錄一卷續錄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 59 阿計替傳一卷 題宋辛棄疾撰
- 60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宋敏求撰
- 61 南遊錄一卷 題金張師顏撰
- 62 朝野遺記一卷 宋不著撰人
- 63 三朝野史一卷 元不著撰人
- 64 庚申外史二卷 明顧 樞撰
- 65 陳張事略一卷 明吳欽倫撰
- 66 元史備忘錄一卷 明王光魯撰 清高 亮重訂
- 67 明氏實錄一卷 明楊樞可撰
- 68 天啓宮詞一卷 明薛之健撰
- 子類
- 69 宋景文雜記一卷 宋宋 祁撰
- 70 晁氏偶言一卷 宋晁說之撰
- 71 晁氏客語一卷 宋晁說之撰
- 72 省心錄一卷 宋林 通撰
- 73 樵菴一卷 宋許 雍撰
- 74 讀書錄存遺一卷 宋趙 希撰
- 75 勸有堂雜錄一卷 元王 維撰
- 76 柳塘子一卷 明劉 基撰
- 77 潛溪遺言一卷 明宋 謙撰
- 78 華川危辭一卷 明三 樵撰
- 79 青巖叢錄一卷 明王 維撰
- 80 侯城雜錄一卷 明何季德撰
- 81 薛子道論三卷 明薛 道撰
- 82 幾子別語二卷 明薛 道撰
- 83 白沙語要一卷 明黃哲撰
- 84 顏博雜言一卷 明顏 正撰

85. 空同子集一卷 明李夢陽撰
86. 甘泉新論一卷 明湛若水撰
87. 傳習則言一卷 明王守仁撰
88. 心齋約言一卷 明王 良撰
89. 近峰記略一卷 明皇甫旉撰
90. 桑子庸言一卷 明桑 悅撰
91. 后渠庸書一卷 明杜 銑撰
92. 桐笑偶言一卷 明鄭 琰撰
93. 煙世叢談一卷 明鄭善夫撰
94. 陰陽管見一卷 明何 璫撰
95. 方山記述四卷 明薛應旂撰
96. 讀書筆記一卷 明祝允明撰
97. 學古瑣言二卷 明鄭 曉撰
98. 匯山外纂一卷 明陸 深撰
99. 海涵萬象一卷 明黃濬玉撰
100. 二谷讀書記三卷 明侯一元撰
一〇一. 澹齋內言一卷外言一卷 明周汝益撰
一〇二. 海樞子一卷 明王穀豐撰
一〇三. 黎子雜釋一卷 明夏久之撰
一〇四. 客問一卷 明黃石曰撰
一〇五. 擬詩外傳一卷 明黃官信撰
一〇六. 海沂子五卷 明三才歐撰
一〇七. 擬齊筆話一卷 明三清性撰
一〇八. 日錄叢言一卷 清魏 禧撰
一〇九. 常語華存一卷 清湯 斌撰
一一〇. 學術辨一卷 清陸隴其撰
一一一. 業儒隨說一卷 清魏 禧撰
其餘一行詩
一一二. 李詩一卷 宋李 綱撰
一一三. 白鹿書院教規一卷 宋朱 熹撰
一一四. 程董二先生學則一卷 宋趙 鼎撰
一一五. 桐陰舊話一卷 宋歐陽棐撰
一一六. 錢氏私誌一卷 宋錢三子撰
一一七.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元尤 瑛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一七八. 諭傳屬文一卷 宋真德秀撰
一七九. 諭俗文一卷 宋真德秀撰
一八〇. 東谷隨筆一卷 宋李之彥撰
一八一.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一卷 元程潛撰
一八二. 鄧氏規範一卷 元鄭太和撰
一八三. 建文忠節錄一卷 明張 宇撰
一八四. 楊忠敏公遺筆一卷 明楊 憲撰
一八五. 廉矩一卷 明王文徵撰
一八六. 元祐黨籍詳考一卷附慶元偽學黨籍 明海 岳撰
一八七. 致身錄一卷 明史仲平撰
一八八. 人譜一卷 明劉宗周撰
一八九. 庭輝雜錄二卷 國錢 謙撰
一九〇. 家誠要言一卷 明吳鑾撰
一九一. 證人社約一卷 明劉宗周撰
一九二. 初學備忘二卷 明張碧輝撰
一九三. 東林始末一卷 明薛平撰
一九四. 溫氏母訓一卷 明溫 啟撰
一九五. 教習堂條約一卷 清徐乾學撰
集錄二事功
一九六. 愧鄉錄十五卷 宋岳 珂撰
一九七. 翰苑遺事一卷 宋陳 遵撰
一九八. 歷代錢政要略一卷 宋楊 億撰
一九九. 官爵志三卷 明徐石麟撰
二〇〇. 歷代錢選志一卷 清袁世燾撰
二〇一. 捕蝗考一卷 清梁芳生撰
二〇二. 旗軍志一卷 清金德純撰
二〇三. 楊公政績紀一卷 清黃家達撰
二〇四. 邦計彙編一卷 宋李 維撰
二〇五. 振荒善略一卷 元歐陽玄撰
二〇六. 救荒事宜一卷 國張 謙撰
二〇七. 東郭餘議一卷 明梁希淵撰
二〇八. 元海運志一卷 明危 素撰
二〇九. 鹽法考略一卷 明丘 濬撰
二一〇. 錢法纂要一卷 明丘 濬撰

151. 國試紀略一卷 明 孫元吉撰
152. 明清運志一卷 清 曹 汝撰
153. 御試備官日記一卷 宋 趙 鼎撰
154. 東宮備覽六卷 宋 陳 槱撰
155. 歷代閩市征稅記一卷 清 謝樹芬撰
156. 貢舉敘略一卷 宋 陳彭年撰
157. 歷代貢舉志一卷 明 馮夢龍撰
158. 舉律舉要一卷 明 鍾邦奇撰
159. 學科考略一卷 明 孫其紀撰
160.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一卷 清 魏 際遠撰
161. 鹽傳紀事志一卷 清 魏 際遠撰
162. 歷代郊祀志一卷 清 水善道撰
163. 祀琉球入太學始末一卷 清 王士禛撰
164. 陽明先生祠飭法一卷 明 王 仁傑撰
165. 陽明先生節甲法一卷 明 王 仁傑撰
166. 益戎要略一卷 明 張 燾撰
167. 歷代車戰敘略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68. 歷代武舉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69. 東南防守利便三卷 清 孫 承澤撰
170. 青溪冠軌一卷 清 孫 承澤撰
171. 保越錄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72. 平溪記一卷 明 孫承澤撰
173. 歷代馬政志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74. 僻錄記二卷 清 孫承澤撰
175. 明儀范始末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76. 江時總論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77. 海時總論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78. 江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79. 海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80. 江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81. 海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82. 海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83. 海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184. 海時雜考一卷 清 孫承澤撰

- 185. 折獄危言一卷 清陳士龍撰
- 186. 河源記一卷 元湯揚撰撰
- 187. 河防記一卷 元歐陽玄撰
- 188. 常熱水論一卷 明薛尚質撰
- 189. 兩宮鼎建記三卷 明百仲斌撰
- 190. 西北水利議一卷 清許承宜撰
- 191. 明江南治水記一卷 清陳士龍撰
- 192. 浮梁陶政志一卷 清吳元楷撰

其餘三文解

- 193. 文章緣起註一卷續文章緣起一卷 明張懋仁撰
- 194. 樂府雜錄一卷 唐段安節撰
- 195. 二南密旨一卷 唐賈島撰
- 196. 詩式一卷 唐釋皎然撰
- 197. 蜀漢詩話十卷 宋黃希撰
- 198. 樂府指迷一卷 宋張炎撰
- 199. 四六鏡塵一卷 宋許棻撰
- 200. 顏語陽秋二十卷 清楊守元撰

釋名四卷 漢 揚雄 撰

- 201. 文錄一卷 宋 呂 文撰
- 202. 環溪詩話三卷 宋 戴 溪撰
- 203. 正志詩話一卷 中 劉 允 撰
- 204. 庚溪詩話一卷 宋 庚 溪 撰
- 205. 臨溪隱居詩話一卷 宋 孫 觀 撰
- 206. 容齋詩話六卷 宋 洪 遵 撰
- 207. 容齋四六叢談一卷 宋 洪 遵 撰
- 208. 詩藏一卷 宋 洪 遵 撰
- 209. 咸寧堂詩話一卷 宋 洪 遵 撰
- 210. 姜氏詩說一卷 宋 姜 夔 撰
- 211. 姜氏詩話二卷 宋 姜 夔 撰
- 212. 深雪偶談一卷 宋 姜 夔 撰
- 213. 碧綠漫志一卷 宋 姜 夔 撰
- 214. 對床夜話五卷 宋 陸 游 撰
- 215. 東坡文談錄一卷 宋 蘇 軾 撰
- 216. 東坡詩話錄三卷 宋 蘇 軾 撰
- 217. 木天禁語一卷 元 趙 孟 頫 撰

- 218. 詞品一卷 明宋 彙撰
- 219. 製曲十六卷一卷 元顧 瑛撰
- 220. 詞旨一卷 元陳行直撰
- 221. 文原一卷 明宋 漢撰
- 222. 鼓藝錄一卷 明徐爾璣撰
- 223. 琴瑟詩話一卷 明詩 潛撰
- 224. 餘冬詩話二卷 明何遜春撰
- 225. 詩話一卷 明徐 泰撰
- 226. 全唐詩說一卷 明王世貞撰
- 227. 詩評一卷 明王世貞撰
- 228. 文評一卷 明王世貞撰
- 229. 文眼三卷 明王文祿撰
- 230. 藝圃擷餘一卷 明王世貞撰
- 231. 存餘堂詩話一卷 明朱玄壽撰
- 232. 夷白齋詩話一卷 明顧元慶撰
- 233. 顏曲雜言一卷 明沈德符撰
- 234. 余山詩話三卷 明陳繼儒撰
- 235. 玉筍詩話二卷 明朱玄壽撰
- 236. 續玉筍詩話一卷 明朱孟震撰
- 237. 東林藝薈一卷 明談 遷撰
- 238. 琴韻叢說一卷 明毛先舒撰
- 239. 唐詩談叢五卷 明胡震亨撰
- 240. 恬致堂詩話四卷 明李日華撰
- 241. 師友詩傳錄一卷 清郎廷樞問 王士禛、張篤慶、張寶居答
- 242. 詞統源流一卷 清彭孫通撰
- 243. 詞藻四卷 清彭孫通撰
- 244. 漫堂說詩一卷 清宋 榮撰
- 245. 詞壇紀事三卷 清李良年撰
- 246. 詞家辨證一卷 清李良年撰
- 247. 論學三說一卷 清黃與堅撰
- 248. 四六金針一卷 清陳維崧撰
- 249. 南州草堂詞話三卷 清徐 鉉撰
- 250. 集唐安法一卷 清郎廷樞撰

集餘四記述

叢書部彙編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51 封氏聞見記十卷 唐封演撰
252 劉賓客喜話錄一卷 唐韋瓘撰
253 幽閒鼓吹一卷 唐張元一撰
254 淮哇暇語一卷 唐不著撰人
255 北窗爨樵錄二卷 宋施德操撰
256 宋景文筆記二卷 宋王 昶撰
257 珩璜新論四卷 宋王中孚撰
258 明道雜志一卷續一卷 宋張耒撰
259 西窗瑣錄一卷 宋孫宗鑑撰
260 鐵圍山叢談六卷 宋蔡絛撰
261 蒙齋筆談一卷 宋史景賢撰
262 碧湖雜記一卷 宋不著撰人
263 昨夢錄一卷 宋嚴與之撰
264 高齋漫錄一卷 宋曾 掄撰
265 虛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
266 南窗紀談一卷 宋不著撰人
267 編中錄一卷 宋太平老人撰
268 王氏三錄三卷 王 三 撰
 甲中錄錄一卷
 聞見近錄一卷
 隨手錄錄一卷
269 楊公筆錄一卷 宋周必大撰
270 木筆雜鈔二卷 宋不著撰人
271 吳郡漫志十卷 宋費 瑛撰
272 醴泉筆錄二卷 宋江以復撰
273 湘山野錄三卷 宋羅大經撰
274 茂菴一卷 宋廖正一撰
275 卷詩漫筆一卷 宋趙 希撰
276 鶴山筆錄一卷 宋魏了翁撰
277 志雅堂雜鈔十卷 王 昶撰
278 詩腋一卷 王 昶撰
279 默記三卷 王 昶撰
280 誠齋探隱錄二卷 宋 洪 遵撰
281 後山叢談四卷 王 昶撰

282. 二老堂雜志五卷 宋周必大撰
283. 賓退錄十卷 宋趙與峕撰
284. 羅氏誠道十卷 宋羅 壁撰
285. 歸潛志八卷 金劉 祁撰
286. 佩章齋輯聞四卷 元俞德昭撰
287. 北軒筆記一卷 元陳世隆撰
288. 學易居筆錄一卷 元俞 煥撰
289. 東園友聞一卷 元不著撰人
290. 秋石軒筆記一卷 清李 穉撰
291. 遂昌山樵雜錄一卷 元鄭元祐撰
292. 震澤紀聞一卷 明王 穉撰
293. 燕山筆麈一卷 明商 輅撰
294. 井觀瑣言三卷 明鄭 段撰
295. 方洲雜言一卷 明張 寧撰
296. 萍耶漫鈔一卷 明文 林撰
297. 敝帚軒刺語三卷補遺一卷 明沈德符撰
298. 瓶花齋雜錄一卷 明袁宏道撰
299. 秋澗筆乘一卷 明宋應翔撰
300. 芋野畧聞一卷 明伍餘福撰
301. 餘蔭雜錄三卷 明陳 恂撰
302. 石田雜記一卷 明沈 周撰
303. 芥齋雜著一卷 明陸 柳撰
304. 寒夜錄三卷 清陳弘德撰
- 集餘五考錄
305. 寶暇集三卷 唐李匡乂撰
306. 北戶錄一卷 唐段公路撰
307. 格物叢技二卷 題宋蘇 軾撰
308. 新覺寮雜記六卷 宋朱 翌撰
309. 就日錄一卷 注不著撰人
310. 細素雜記十卷 宋黃朝英撰
311. 文昌雜錄一卷 宋屈元英撰
312. 月下偶談一卷 元俞 瑛撰
313. 辨誤錄三卷 宋吳 會撰
314.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 宋彭叔夏撰

315. 歲時廣記四卷 宋陳元履撰
316. 野駁考一卷 宋方 鳳撰
317. 肯綮錄一卷 宋趙以何撰
318. 筆雪錄一卷 明何 績撰
319. 文侍記題跋二卷 明文徵明撰
320. 損齋備忘錄一卷 明楊 維撰
321. 辨物小志一卷 明陳 祥撰
322. 草碎錄一卷 明陳繼儒撰
323. 枕障一卷 明陳繼儒撰
324. 男子雙名記一卷 明陶穀中撰
325. 婦女雙名記一卷 明三 鑾撰
326. 方言諺二卷 明岳元聲撰
327. 秦皇始末一卷 明沈德符撰
328. 與古人書二卷 明張自烈撰
329. 歷代甲子考一卷 清黃宗羲撰
330. 改元考同一卷 清吳鼎公撰
331. 振蘭軒隨筆二卷 清卜漢齋撰
356. 裝潢志一卷 明周憲章撰
357. 書法特言一卷 明汪 鉉撰
358. 硯錄一卷 清曹 溶撰
359. 祝硯一卷 清朱彝尊撰
360. 北堂抱瓦錄一卷 清高士奇撰
- 集餘七條攝
361. 延壽第一神言一卷 題宋惠恭老人撰
362. 實心樂事一卷 宋張 憲撰
363. 林泉結契五卷 宋王 質撰
364. 論史一卷 宋沈 欽撰
365. 爐火監戒錄一卷 元俞 貞撰
366. 攝生消息論一卷 元三 鹿庵撰
367. 飲食須知八卷 元賈 誥撰
368. 四時宜忌一卷 明瞿 祐撰
369. 銀史一卷 元不著撰人
370. 拊掌錄一卷 元不著撰人
371. 修齡要指一卷 明何 謙撰

- 322 二六功課一卷 明胡石齋道人撰
- 323 攝生要語一卷 明胡石齋居士撰
- 324 養生膚語一卷 明陳繼儒撰
- 325 攝生三要一卷 明袁 黃撰
- 326 花裏活三卷 明陳詩訓撰
- 327 養小錄三卷 清顧 沖撰
- 328 怡情小錄一卷 清馬大年撰
- 329 鹿門隱書一卷 唐皮日休撰
- 330 馬氏日抄一卷 明馬 愈撰
- 331 明皇十七帝一卷 唐李德裕撰
- 332 事原一卷 宋劉孝孫撰
- 333 新書一卷 明蜀漢諸葛亮撰
- 334 刑書釋名一卷 宋王 遵撰
- 集餘八遊覽
- 335 居易錄談三卷續談一卷 清王士禛撰
- 336 燕臺彙錄一卷 清項維禎撰
- 337 京東考古錄一卷 清劉炎武撰
- 332 證法考一卷 清沈懋德撰
- 333 孔子弟子考一卷孔子門人考一卷孟子弟子考一卷 清朱彝尊撰
- 334 姓氏考略一卷 清陳廷樞撰
- 335 課業餘談三卷 清陶 煒撰
- 336 廣事同纂一卷 清沈廷文撰
- 集餘六藝能
- 337 文房四譜五卷 宋蘇易簡撰
- 338 星象考一卷 宋鄒 雅撰
- 339 學醫隨筆一卷 宋魏了翁撰
- 340 墨記一卷 宋何 遜撰
- 341 文湖州竹派一卷 元吳 鉉撰
- 342 古今畫概一卷 元湯 虛撰
- 343 寫意編一卷 明高 濂撰
- 344 印章集說一卷 明文 彭撰
- 345 蕉窗九錄九卷 明項元汴撰
- 紙錄一卷
- 墨錄一卷

- 筆錄一卷
 硯錄一卷
 書錄一卷
 帖錄一卷
 畫錄一卷
 琴錄一卷
 香錄一卷
- 346 文具雜編一卷 明 顧 應 辰
 347 青鳥譜言一卷 明 李 致 亨 撰
 348 丹史一卷 明 王 禪 登 撰
 349 琴言十則一卷 元 吳 澄 撰
 350 琴學指南一卷 明 趙 宦 光 撰
 351 上池雜說一卷 明 馮 時 可 撰
 352 飛鳧語略一卷 明 沈 德 符 撰
 353 筠軒清閨錄三卷 明 董 其 昌 撰
 354 沈氏農書一卷 明 沈 一 撰 清 錢 穀 復 訂 正
 355 老圃良言一卷 明 陳 鳴 盛 撰
- 288 封長白山記一卷 清 方 象 瑛 撰
 389 先聖廟林記一卷 清 屈 大 均 撰
 390 山左筆談一卷 明 西 澤 編 撰
 391 山東考古錄二卷 清 顧 炎 武 撰
 392 遊勞山記一卷 清 張 道 浚 撰
 393 古杭雜記一卷 元 李 有 撰
 394 金華遊錄一卷 宋 方 鳳 撰
 395 喜禾百咏一卷 宋 張 堯 同 撰
 396 夢溪錄二十卷 宋 吳 自 牧 撰
 397 樂郊私語一卷 元 姚 桐 壽 撰
 398 吳地記一卷 唐 陸 廣 微 撰
 399 吳風錄一卷 明 黃 省 曾 撰
 400 珠技一卷 明 楊 福 吉 撰
 401 遊城南記一卷 宋 張 璪 撰
 402 中吳紀聞六卷 宋 葉 明 之 撰
 403 華陽宮記事一卷 宋 程 浩 撰
 404 豫志一卷 明 三 士 性 撰

405. 秦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406. 晉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407. 楚書一卷 明陶晉英撰
408. 益部談資三卷 明何宇度撰
409. 東南雜志二卷 明陳懋仁撰
410. 臺灣雜著一卷 清徐懷祖撰
411. 廣州遊覽小志一卷 清王士禛撰
412. 遊羅浮記一卷 清潘耒撰
413. 桂林風土記一卷 唐莫休符撰
414. 桂海虞衡志一卷 宋范成大撰
415. 成都遊宴記一卷 元費著撰
416. 滇記一卷 明楊慎撰
417. 滇遊記一卷 清陳鼎撰
418. 黔志一卷 明王士禛撰
419. 黔遊記一卷 清陳鼎撰
420. 溪蠻叢笑一卷 宋朱輔撰
421. 星槎勝覽四卷 明費信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22. 西使記一卷 元劉郁撰
423. 使西域記一卷 明陳誠撰
424. 西南夷風土記一卷 明朱孟震撰
425. 興復哈密國王記一卷 明馬文升撰
426. 朝鮮圖紀一卷 明黃洪憲撰
427. 西方要紀一卷 泰西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同撰
428. 西陸聞見錄一卷 清蔡士弘撰
429. 安南雜記一卷 清李仙根撰
430. 遊具雅編一卷 明屠隆撰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磬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



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
世閒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
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
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
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
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
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曰雖

同則此花之珍豔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
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尙爛漫俗又謂之百
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朝梅聖俞時注
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痒不勝輕爪嫩幹
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
離離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
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
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
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省中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

別墅移植于此晏元獻嘗作賦題于省中所謂得自
羊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
及何耶鄭谷詩云院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
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
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
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力
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
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于

曾大父酬唱集中有凌景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
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會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
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
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
余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
故以名耳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
倚春風是也近見魯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
玉藥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

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常有詩云百蘂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記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覺香來處唯見檣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

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皆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耳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皆寶樹

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仙樹未易得見故孫
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露冷鶴
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奮云琪樹年年玉藥新
洞官長閉綵霞春蔡隱邱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
人閒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閒未必
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
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
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

騰阻險死者堆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
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枝龍眼來
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壯甚瓌詭余
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
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
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啓之鮑防雜感
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
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
矣

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穉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別蓮嶺溪行云握蘭徒動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題輞川詩云折麻定延竚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于離居至于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東坡詩曰魏花真老伴盧橘認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尙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審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燃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爲二物者知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卽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績

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 杜黎野
葛水榿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
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
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風從東來吹
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入章則曰有木
名牡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
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太過直心自不曲縱非
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

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鄉而不入宗閔
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
凜然于八木之中而自比于桂殆未爲過也

酉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
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
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
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
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各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天
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

花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
四十年閒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自唐天寶至本
朝熙豐閒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然見于圖者九
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數哉柳渾詩云近來無奈
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
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
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皆激
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朶插畫盆中圍繞坐
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答呂通
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
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楊芍藥妙天下可
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
坡在東武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剪芍藥置瓶
盎中供佛外以供賞玩不下七千餘朶有白花獨出
于眾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
爭看玉盤盃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時評載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公云人看王郊詩若能忍誠爲難事蓋謂此耳

珍木奇卉生于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于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于

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閒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豔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鍾采于山林皋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鑑者孰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

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
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
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做楚人橘頌
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于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
不懼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
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惟鐵腸石心人
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
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

色如雲錦被于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
擘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
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于五色沙石之際豈謂
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
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木爭
盤千株競紮者梁簡文答獻簞書云五離九折出桃
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
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其

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爲何物偶
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簞爲笙方始悟桃笙以桃竹爲
簞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椽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
瘦骨豈非以此竹爲簞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
簞冷如冰恐亦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
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
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

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
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老杜云生
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又
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
鵑詩行若干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
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
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塵
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此
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于心然亦生于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聲則欣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尙未免著于境者歐永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滁

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新撥酷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苑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

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天上去畱得小鱗來按觴
又有斜口魚賦云有魚針啄形甚小當乘春波來不
少取之一掬不重銖秒則白小之魚尙爲丈人行也
縮項鰻出襄陽以禁捕逐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
鰻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鰻老杜云漫釣槎頭縮項鰻
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鉤歸釣縮頭鰻或疑坡爲
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鰻魚楚人語
也

文房四譜載段承式以雲藍紙贈溫庭筠有詩云三十
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裏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
使謂憑鯉魚寄書也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
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
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聞其說
元憲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
君軒戀結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謂六六三十六
也

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
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于詔追之時有自悔前失

之意故前言徇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伾文也

湖州上强精舍寺有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强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

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瘡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云患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紅妝子美于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于人而不靈于己也

山谷平生爲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
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詳矣
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
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
能知此其賢于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于習氣
不能割愛于書冊故爲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
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
嘗贈之詩云西朋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
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口且養真蓋非特傷籍

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于醫卜
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
于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叔度
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
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宋景
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
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臥壯士大弭掛壁誰能彎謂張籍也
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顓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是狀
也腦積毒熟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爲內障則籍之
所苦乃內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著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旤福者
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抄嫁
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
云不以爪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
占卜信矣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于花譜何哉老
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
釣機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聳向
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
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工也汝州楸
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圃後人思
之改建鄭公堂于楸林之下宣和閒立方先人知州
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
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爲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

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瘥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瘥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以五星法準之則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則知太陰在磨蝎者主得謗

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以磨蝎爲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云攝提正于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于南斗更借虛名則自東坡亦磨蝎爲身宮而乃云磨蝎爲命豈非身與命同宮乎尋常筭五星者以謂命宮災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于退之賦鑿坡而代言犯鯨波而遠謫退之之榮悴未盡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謂知命者不爲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

印艾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爲可愧于是君平之肆許
負之廬衣冠盈矣劉夢得和十郎中詩云菱花照
後容雖故著草占來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
聞說唐生子孫在何當一爲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
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
之命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
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累善之心
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棊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

之詩也鴈行布陣眾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
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
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荆公贈葉
致還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截或羸行
伺繫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
閒暇或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
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慙如
告亡或喜如獻捷諱輸甯斷頭悔悞兩批頰可謂曲
盡圍棊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

南山詩讀之殆可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碁長
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
三邊等句鋪敘類荆公而其他句猥雜處尙取東坡
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夫恣貪欲于指顧爭勝負于毫釐業碁者之
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條然者矣荆
公亦有碁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肉
食傾人如出九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

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邱壽王以
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碁行以塞法齊書沈文季
善塞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卽今之蹙融
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于險西陽雜俎亦云于
碁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也塞
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謂五博
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
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西出蜀水聲火態猶能諧相

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仍以他物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若茶品自佳雜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烏髻茶詩亦有鹽損添當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煎茶誠無益于養生也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爲心兔毛爲副心柱逾勁鋒鋌調利故難禿而易使白樂天作雞距筆賦云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揆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鷄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也近世作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屏兔毛不用更以他毫爲之晉王憶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

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墜惶懼無以爲計遂以己鬚制之反佳其後遂戶料人鬚一合此殆好事者說爾

樗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刻爲犢其背刻爲雉故李翱五木經云樗蒲五木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爲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爲毗者惡其駁也按前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擲印爲盧劉

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爲前途富貴之先兆乎云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兩擲采離梟擲內坐中何惜爲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官可倖而致乎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于崑崙之道其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爲傀儡賦云外眩刻瑯內牽纏索朱紫全並銀黃煜爚生殺自古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李義山作宮妓

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更
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倡不如觀舞也
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于亂杜牧所謂霓裳一曲
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漢高祖白登之圍以
刻木爲美人而圍解樂錄謂卽今之傀儡則是舞或
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興漢義山之詩異矣

楚詞云菝蔽象棊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遞相迫些王逸
謂投六著行六著故謂之六博言以菝落作著象牙
爲棊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繫博樓上謂繫打也

如今之雙陸棊也余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棊俱以黑
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
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繫之法故趙搏雙陸詩
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
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鬪今六博旣行六棊則非雙陸
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而儼以索室
毆疫謂之時儼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乃作
于三時而于夏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冷不

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儼惟于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儼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窅窅拽茅鞭裸足朱禪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挑弧射矢時獨叫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儼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儼也其塗飾之制若驅禳之儀與周官略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儼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裨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于康衢其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初不知壤爲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余嘗謂知人雖帝堯猶以爲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于側微之時識房杜輩于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蚪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珪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誤也珪珪之

元孫也謂珪爲高祖其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砮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珪嘗爲禮部尙書則尙書婦乃珪之妻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章云及乎正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珪妻爾人徒見詩中有剪髻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珪母審爾豈不與尙書婦之句相牴牾哉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固以公輔自期矣余向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

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公以瑰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輩遇之信乎知人之難也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教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立方先公語人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于城中列三人者薦于朝以爲可用仍以去非

墨梅詩繳進于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褻擢初寶臣字去塵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宜改字寶臣取荀卿輔拂之人爲國寶之義且作序而衍其意及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五行之書亦未嘗究命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爲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旣罷樞筦亦挈家來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薄汝陽天鶚牘當時誤薦賢承

丈西樞了無補還依文席聽韋編其二云洛陽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來說他年調鼎事只今身已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朮膜腴皆入篋知人誰過葛僊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非縣令給豬肝養賢禮厚隆三簋拜賜恩深豔一簞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祕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邱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游

元豐初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手寫詩爲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子由方和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幙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時二人俱

未有聲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世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郭子綢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雨淒迷畱友人詩云良友閒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擊春渚昨夢墜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

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哇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甯止篇章此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四首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

人諱道是門生蓋深病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褒美世傳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荆公之文因子固而授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

日也葉少蘊以謂荆公自期于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于荆公師資之禮以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榘枿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穿裁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閒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簾幙益巍巍勢利甯無淡薄譏豈與跣徒爭有道盍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

海好畱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于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人似相薄則又甚于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思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之常王稽薦范雎于秦而昭王以爲相其後稽爲河東

守者因睢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于漢而高祖用之
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以一介草茅遭
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而身
貴得志之時于何不聞有報何耶李邦直詩云底事
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云馬
周未遇虬髯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尊獨酌豈無意
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雖緣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譎
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宗室世守居藩樂工鳴玉
曳履皆切中時病者也史臣至比之爲築巖釣渭亦

過矣哉岑文本云周鸞肩火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
其後周年止五十志不盡行文本殆如著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世一遊長安王維傾蓋
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于
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甯相假知音世所希史
載維私邀浩然于苑而遇明皇遂伏于牀下明皇見
之使誦其所爲詩至有不才明主棄之句明皇云卿
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
于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慍乃爾嘿嘿哉或者

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罷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韓退之于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于退之者宜如何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耶其曰幾欲犯顏出薦口氣像硃瓦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已奮飛枚皋卽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隱情惜己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曾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歷中曾大父通議楊賓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清孝

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黃公度榜至小子邨朱待問榜連五世矣當時尊長皆有詩以紀慶會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贏教子何如只一經慶歷科名今已繼更教來葉嗣前馨先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縣長時幸會文科興後事還新昔年繼榜熙甯歲今偶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曾應復嗣昌辰文康公賜某詩云兒曹春榜預言揚竊吹知難復士鄉黃絹未能摛好語青氈偶幸繼前芳穿楊

喜共東牀客

女夫章
綜同榜

攀桂同標北寺房聖世選才如

華岳積塵曾不愧毫芒予嘗贈邨詩云吾家五世十
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歷寶科開後裔隆興儒業
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帝里春從此傳
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曾孫
在桂籍者于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于前長子鄂亦
不廢學業故期之于後其他宗從登科者甚多各有
詩紀慶不暇錄

邨始畱意星歷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問斗爲帝車賦

首試復以日星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所爲貫
穿甘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邨登樓至十六級而
止筮之爲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予作詩贈
之曰張鈴走幟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峩
先藥榜詞章斐亶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
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尙爲低時邨
弟邵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
一夕兀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籬伴我

泣海月没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
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
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嘆命云題
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
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
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
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于屢泣非
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
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
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
無處不聞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
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
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
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
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甯
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十年專筆

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于哀鳴矣本事詩
載裴晉公于興化里鑿池起臺榭賈島方下第怨憤
題詩亭中云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
薇花落秋風後荆棘滿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
荀鶴之哀鳴猶爲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
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
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
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爲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閭有異

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筦魚龍窟秀出羊城翰
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
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則有
負于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佐課冊云雲興天際
款若車蓋凝矚未瞬彌漫霽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
雷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刻集
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
試與問諸天深爲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

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
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山谷
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
于己門生歸命于天俱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于下第云竭澤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雷
變有時且復歸孟潛送蔡驛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
不入鵝眼貫懷之歸河朔慎勿輒鎔鍛蓋人士切于
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于有司此學者
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
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于童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
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光好
是改觀于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
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衣未及換尙有去年淚肩吾
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
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置得喪于膜外者乎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舊矣竊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
史于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

自便如此則真賢實能孰辨耶予知其故矣蓋自唐
以來主司重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建紛然舉子之
升黜固自有定議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
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爲君子舌此孟郊
有所于知己也而呂涓取之擬動如浮海此言似課
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所于知己
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
卻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所于
知己也而柳玘取之舉子祈之于前主司錄之于後
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爲考官取鄭明等三十三
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
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
以謂浮薄之徒扇爲朋黨以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
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終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韋索磔雞
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祓瘟禳惡而法必自幼飲
何耶顧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
讓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
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
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勳
告晉海西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

後與酒似亦不爲無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柏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沈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閒競渡多用春月疑非屈原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寇囚王績三月三日

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

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虛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爲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爲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祇禁烟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烟止于三日也而韓偓有寒食卽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

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官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勅宮中許然燭乃一時之權宜爾惟云龍星水之住也春屬東方必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

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
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于寶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水濱紹
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
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筭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週
至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
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
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
熙甯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

紀其事云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
開浮棗筵中流愜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艾初出水捧
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
死情纏繇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
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
期來日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坊與胡果吉叟鄭據劉眞盧眞張
渾狄兼謨盧正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爲
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

爲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爲九老會未果而卒
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畱守西都富
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尙恭趙丙劉几馮行
己楚建中王謹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三
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舉首元推
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閒盛事并遐筭一席幾盈
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等
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
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

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周史昭爲五老會公詩所
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離倫如今白髮游
河叟半是清明解紱人是也潞公以勲德享大耋功
成名遂優游皋壤日與賢士大夫讌笑而飲食起居
端類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
真率會杜祁公在濰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
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入
主歌客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

明則不然各嘗爲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玉枕醉人從獨臥金羈倦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仄又命小奚輩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爲有委曲相者然置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云欲眠不送客佳處更難忘如

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爲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爲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爲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爲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醕新酒是也有以紅爲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則廣閩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鏘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于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

以釀酒經宿酒如絳名爲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愨嘗于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喻之名爲碧筒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于酒中爲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醪醴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佳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

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爲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于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况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櫻筍也是此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修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

之下又作椶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嘗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菹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菹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裳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奉侈于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慕是以姬孔爲法以管氏爲戒也

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爲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于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餠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裕盧延孫等二十八人宴于曲江勅太官賜餅餠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餠來其爲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

饌饌又有胡突膾鹿皮索餅之類號爲名食不至于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周騶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于我可賒今人以活鬻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于刺割蚶蛤微命易于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岢嘗告其師何子李曰車螯蚶螭眉目肉闕脣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可長充庖廚永爲口實何其仁于大而忍于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

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爲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于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爲殺鷄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爲封羊而轉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礙禪蘇張行有爲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尙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爲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

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
至其家久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
枝五首其閒怨句甚多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
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
氣之重共聚于子女猥雜之所已爲名教之罪人而
一不得其欲又作爲詩章顯形怨讟且自彰其醜遺
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于此如李商
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

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荆公亦有詩云篝火尙
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
息心于粉白黛綠之閒也坡復有贈張力三老詩有
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
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
錦茵慎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謂楊國忠也韓退
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
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甯此言不知

爲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
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
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
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蠻靴之語其斯人之徒也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
知其爲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
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及觀國川名士
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旣愆

期而妓病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
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
况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
護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
從亂而不能割愛于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
以貽親憂爲忿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
與聞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长
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

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
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顛顛盡如今卻似畫
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于紙不須一向恨丹青
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爲人意各
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輩徒敘事而
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
人閒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人君不能制欲于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
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威滅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

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于西施王之眈感
不減于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寂夫詩云
十里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
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
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
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
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
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得西施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

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
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伎曾城閉九
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
今日望靈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
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祇合當年
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
陰賊險很盜有神器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
遺令諸子不忘于葬骨之地又使伎人著銅雀臺上
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
前而啞嚶涕泣畱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姦僞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于二十三字而意氣慷慨規模宏
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
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
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于守成爾武陵秋風辭瓠子
歌已無足道及爲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
繆眷戀于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
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
中自誅姝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
誅姝妲不同老杜此語出于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
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
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
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
竟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小說盧環抒情載
唐僖宗幸蜀詞人題于馬嵬驛云馬嵬烟柳正依依
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瞞應有語这回休更怨楊

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烟樓
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鷄
鳴發黃山暝投蝦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
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
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
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爲衣食所驅者也
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羣賢翕習如鳥

歸鳳魏顥論白云攜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
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
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訊今何如墜馬諸公攜
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于甫
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
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
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
謂卑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

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皆非穉孺之列蓋其詩格變
應如此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尙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
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暗者以爲奇器物貴新
而必取穿漏弇薄者以爲異曰是古也乃不靳貲費
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畫貴古猶欲識其筆法
之淵源以穿漏弇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
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云蛟龍
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
爲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
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
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
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所謂
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
骨長乾掛梁格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
不用又有寄楊德逢詩云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

脩脩雨龍骨安得長挂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
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
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鉞抽稻芽天公不念老
農泣喚取呵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需
者廣也

瓢之爲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楊子比之山
雌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闔門千指朝齋暮鹽未嘗
敢以貧爲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
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

霧得瓢不飲惟挂樹又不學德義居虎邱帶瓢入市
多騎牛分無玉甌囊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
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爲酒歲歲
持瓢醉花柳

君子爲小人誣蟻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于物以舒其
憤如米書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
龍猶泥蟠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
秋則其詩昌故寓之于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
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

眞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妒佳月篇云狂雲妒佳月怒
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
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郎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牀居官清
標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受代攜歸
故其詩曰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檠唯向天竺山取
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
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
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

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皋于蜀郡暢感韋之遇己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

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爲友也如張鎰之于陸贄崔郭之于李謙是已魯直云逐貧下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僞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因善畫祈于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免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

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言爾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蓋傷之也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瑄之敗也瑄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思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爲右拾遺會瑄罷相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己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日所談皆

學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苟嗟咨則老杜救瑄之章豈亦出于私情乎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爲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論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爲故人論作左校瀕才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于操哉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

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遣信行修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
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
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
載王褒買便了爲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聽券而淚下
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顧之語
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閒悲懼

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資
淺爲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
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于樂天不
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
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
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于會昌之
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
之謫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
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
用途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
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
初傳于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
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繆妄如
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藁云
展卷得遺草流涕溼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涇自爲清
科斗藏壁閒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

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于長
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以爲路人故其
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悟歎念斯厥初禮服
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長
沙公于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念初自任其臨別贈
言之際有進簣雖微終焉爲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
謂賢矣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
云所來爲宗族亦不謂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
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况
于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
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其情而後去陶淵明詩
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
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過杜日
邀我嘗春酒叫問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位
者也于田父何挹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
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
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于人如贈高彭州
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
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
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
色淒涼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
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
也疏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于朋友故舊也
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
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于

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言老
十絹百絲之贖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薦以四
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
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
喪未葬亦求于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
自邱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于天資矣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句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

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
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舊而無所得者也山谷
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
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
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于陶而山谷之貧尙優于杜
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
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北遊詩矣其
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則自長

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
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
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畱別章使君云終作適
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
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于
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
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
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愿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

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爲此也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